

291

28.10.1871

18.2.26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黑人领袖

——曼德拉传

〔英〕玛丽·本森 著

吴利民 译



A1002510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译 序

在人类历史已经跨入 20 世纪 80、90 年代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非洲大陆最南部国家——南非仍然存在法律所认可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尽管不能说今天的世界已完全实现了种族和民族的平等，但至少这种种族、民族的不公平不会在法律尤其是在国家宪法上明确标示出来。由于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原因，南非的黑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的法律法规的束缚下，政治上完全没有公民权，经济上倍受贫困的煎熬，在社会生活中更是处处碰壁，低人几等，正像他们的领袖曼德拉所感受到的那样，他在南非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由人，自由的感觉是他第一次离开南非后才觉察到的。

存在剥夺和压迫的地方，就存在为打破这种剥夺和压迫而进行的斗争。纳尔逊·曼德拉正是为结束这种种族歧视而带来剥夺与压迫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杰出的黑人领袖。

纳尔逊·曼德拉在 1918 年诞生于乌姆塔塔附近的库努村。他出身于滕布人王族，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在黑尔堡大学期间，因参与学生罢课而被停学，在抗拒指定婚姻时逃走并开始走上了反抗南非盛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道路。在重振非洲人国民大会之后，逐步成长为非国大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非洲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斗争。在斗争之初，非洲人国民大会奉行了传统的非暴力斗

争的策略。在国内白人统治政府屡屡以暴力对付非暴力的和平示威、游行运动之后，特别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为非法并被取缔之后，斗争走向地下，不久，曼德拉在领导地下斗争并在创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后不久被捕。在审判中，他不仅全面揭露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给全体非洲黑人所带来的深重苦难，也进一步阐释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种族和解和种族平等以建立新的民主南非国家的设想。尽管曼德拉的发言赢得了人们的阵阵掌声，却没有赢得审判的胜利，他被判终身监禁。

在狱中，曼德拉继续斗争，为改善生活条件，为争取人的基本权利，并坚持自己组织所奉行的政治主张。广大人民群众也为曼德拉的被释而进行了长期斗争，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南非白人继续坚持其顽固立场。

文中所没有记述的是纳尔逊·曼德拉在1990年2月11日重获自由，出狱后，他继续为南非成为一个自主与民主的国家而努力，并在第一次真正的全民自由选举中成为南非第一任民选总统，在继续为南非的繁荣，为全体公民的自由而努力着。

在此，我们译出这本传记以使人们重温南非人民和其杰出领袖曼德拉所领导的解放事业，重忆当年人们为平等、自由而进行的艰难争斗。

译者

1999.9.22

序 言

1985年10月的一天，我去开普敦的一个抗议集会上讲话。在几天前，警察藏在一个破旧的卡车里引诱青年人向他们的车投石头，他们的计划得逞了，至少有两个年轻人被打死。通往波尔斯摩尔监狱的大道被关闭了，正是在那里监禁着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人。

会场上，人们怀着一种可以理解的愤怒；然而奇怪的是，听众仍然能发出美妙的笑声。听众中不同种族的人都有。这似乎很不寻常，因为这个笑的智慧是包含在如此深重的痛苦之中。或许象有时看到的那样，我们笑只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我们就会哭个不停；因为有那么多苦难拨动着我们的弦。我还惊奇地发现，在这个会上，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都充满了善意；可我们的统治者却把这个感情撕成碎片，毫不负责地用愚蠢而残忍的手段对付他们罪恶政策的受害者。在经历了很长时间被冷淡、被剥削、被压迫、非正义，且被剥夺了参加有实质意义的决策权利之后，黑人还和白人对话，这的确是个奇迹。最后一记耳光是1984年宪法。它令人震惊地剥夺了南非73%的公民决定他们想怎样生活的权利。可是令人感到耻辱的是这个怪物、这个极大的骗局，竟然得到很多方面的喝彩，说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称赞它是改革的一部分，好象全世界都在策划宣布可以牺牲黑人。面对所有这些背叛，在这块被种族狂热困扰的土地上，简直可以说是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个

叫作“联合民主阵线”的组织，美国人称它为“彩虹联盟”。

当在集会后飞离开普敦，想着警察的那次诱杀行动时，我读到了这本书的手稿。只读了几页，泪水就涌出眼眶。我知道我是一个容易笑也容易哭的人。但是，当你读到我们领导者是怎样从遥远的年代就以最负责任、最合情理的方式向我们的统治者大声疾呼，使人民的困境得到注意，使他们的条件得到微小改善；当你发现，几十年之后，你和其他被抛到领导者地位的人，竟然还在重复着许多同样的要求，而且用着几乎相同的语言时，你的心就会充满深深的沮丧；如果你是一个人，你就会哭。我哭了，难以继续读下去。

玛丽·本森所记述的历史，不是故作伤感。实际上，她尽量心平气和地描绘这个人斗争中所体现的人民斗争。她愿让事实本身说话，她克制的笔调使故事读来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她讲的是曼德拉的故事，她这样做时，对这个戏剧中的其他角色的描写并非淡淡几笔，而同样是有血有肉。她完全有资格这样做，因为她也为南非的正义与和平的斗争付出过代价。她是南非白人（我们这里的又一个怪事），她曾经被施以禁令，在住所被软禁。她所记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使我们感到自豪，她在联合国委员会中就种族隔离所作的证词，同样使我们骄傲。

她讲述了一个杰出人物的故事。为什么在24年之后，曼德拉仍然是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他被判终身监禁时还没有出生。根据这个国家的法律，连他的照片都不能公布，更谈不上他的言论。除非有选择地公布，象P·W·博塔总统1985年8月15日在他的所谓“卢比孔”讲话中所做的那样。这个讲话众人盼望了许久，但结果却非常令人失望。

纳尔逊·曼德拉之所以如此有力量，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

人——对此毫无疑问。我们的悲剧在于他不能在我们身边帮助扑灭正在毁坏我们家园的烈火。很明显，他是一个巨人，有超人的智慧。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我是一个实习教师。我们从比勒陀利亚学院到约翰内斯堡与霍夫迈尔社会福利学校进行辩论时，由曼德拉担任评判员。当你和他在一起时，你毫不怀疑，他具有我们语言所称的“魔力”——人格和风度。

他为他的信仰付出极多，人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不仅仅是他本人的牺牲，而且还有他非常迷人的从不屈服的妻子——温妮，以及他们孩子的奉献。

上帝是仁慈的。这个人以及那些和他一起坐牢的人现在该是痛苦和绝望的人，但是他们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会对监狱外面人们的安危送去关切。（不可思议！当曼德拉听到有些人企图闯入我的住宅时，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更令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无可争辩的演说才能。他能把群众的感情用雄辩的、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当你读他的法庭陈述时，你就会为你也是一个黑人而感到骄傲。

这个国家需要曼德拉和其他那些在狱中或流亡在外的人们。如果国际社会希望南非出现和平与安定，就必须敦促释放他们，敦促进行真正的对话。

玛丽·本森应该为她的杰出工作而受到嘉奖。我希望很多人会读这个迷人的故事——从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观察到一个民族斗争的故事。

约翰内斯堡英国圣公会主教

德斯蒙德·图图

1985年11月

目 录

译序	(1)
序言	(3)
第一章 一个理智的人	(1)
第二章 非洲民族的骄傲	(3)
第三章 重振非洲人国民大会	(9)
第四章 自愿进牢门	(29)
第五章 思索者生涯	(37)
第六章 是叛国罪吗?	(53)
第七章 决不首先使用暴力	(64)
第八章 “能继续呼吁和平吗?”	(77)
第九章 破坏战略	(85)
第十章 对人民意愿的审判	(96)
第十一章 利沃尼亚	(109)
第十二章 祈求上帝	(138)
第十三章 斗争的基础	(153)
第十四章 释放曼德拉?	(171)
第十五章 将要实现的理想	(188)
第十六章 我们的自由	(203)

第一章 一个理智的人

一个被监禁了 23 年多的人（南非的新闻媒介一直不许引述他的话），却成为那个国家解放斗争的化身和新社会的重要象征，这是怎么回事呢？

和他一起坐牢的人，特别是那些并非他事业上的同事而是对抗团体成员的人，在罗本岛的每日生活中有什么体验使得他们津津乐道曼德拉引人“尊敬”之处？

已经解散的南非自由党成员埃迪·丹尼尔斯的证词很说明问题：“曼德拉先生是一位善良的人。他能和国王一起散步，也能和叫化子一起散步。我要告诉博塔，他如果与纳尔逊·曼德拉讲话，他就是与一位通情达理的人而不是与一个狂暴的人讲话——他是最和蔼、最诚实、最爱和平的人士之一。曼德拉先生从事暴力，正如我从事暴力，不是因为他想要如此，而是这个国家的法律逼出来的。”

菲基利·班姆（律师和“团结运动”成员）说过：“一旦你把一个人‘终身’囚禁起来，你对他就再也无可奈何——当然，除非把他杀掉。他自身就是力量。曼德拉在监狱里关得越久，他就越成为我们大家所期望的事态中心。他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来不怕进行谈判。如果政府不和他谈判，那是自找危险，而不幸的是，这也会给全体南非人带来危险。”

以上就是南非人的看法。但是以整个世界来说，为什么曼德拉成了时代的传奇人物呢？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大量荣誉都落

到他和他的妻子诺姆扎莫·温妮头上。虽然从 1982 年 8 月他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却得到了罗马市、格拉斯哥市、奥林匹亚市和阿伯丁市所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在格勒诺布尔有一个曼德拉广场，而伦敦的卡姆登市区有一条曼德拉大街。在他 65 岁生日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他国际友谊明星奖以示祝贺。从莱索托到纽约，远隔重洋的各地大学纷纷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因他对自由和民主的贡献，在委内瑞拉，他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起被光荣授予西蒙·玻利瓦尔奖章。当波尔多律师协会授予他第一次国际人权奖时，他的名字与德雷福斯的名字联系起来，后者以莫须有的“叛国罪”，也曾经被监禁在一个小岛——魔岛上。

温妮·曼德拉自从 1962 年以来一直遭到迫害，她始终不渝地坚决回击。在谈到她的丈夫和一起被监禁的人们时，她说：“曼德拉的精神丝毫没有触动。所有那些人也丝毫没有触动。如此彻底地忘我奉献。如此彻底地投身于战争。灵魂没有丝毫的腐蚀。因此他们是彻底解放的。当时是一个被流放的政府。”

第二章 非洲民族的骄傲

1918—1940 年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在特兰斯凯起伏群山中间的一个肥沃河谷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家族的村庄中有一座座粉刷雪白的茅屋，距姆巴谢河不远，河流经一些玉米地和一个金合欢树种植园，经过一片片放牧牛群的草地，然后继续向东流到印度洋。

在这个环境中，曼德拉对祖国与人民的爱扎下了根。他于1918年7月18日诞生在乌姆塔塔附近的库努。乌姆塔塔村镇是特兰斯凯“保留地”的首府。他出身于滕布人王族，受到传统教育，在他身上培养出一种责任感。他的父亲亨利·加德拉·曼德拉是他们亲族滕布人大酋长的首席顾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随大酋长参加南非军队在西南非洲和德国人作战。亨利·曼德拉还是特兰斯凯地区总参议会的一员，这个总参议会叫做班加，是一个由非洲人和欧洲人组成的机构，负责就地方问题向比勒陀利亚政府提出建议。亨利·曼德拉有四个妻子。纳尔逊的母亲楠卡普希（通常称作诺塞凯妮）是一个性格坚强、端庄体面的人。纳尔逊双亲都没有受过西方意义的教育，他们儿子的名子却反映了一定的殖民地影响——一位近亲凯泽·马坦齐马的名字是这种风尚的又一例子。纳尔逊的科萨语名字罗利赫拉赫拉意思是“惹是生非”。

在库努的村庄里生活受到庇护。纳尔逊和他的姐姐们也做

一些工作，诸如牧牛、放羊，他还帮着犁地。但是他渴望着冒险的生活。夜里，部落长老，那些蓄着胡须的老人们聚在熊熊篝火周围，讲起“白人到来之前的旧日好时光”，他听得入神。他喜欢回忆那些情景，认为那是他政治上发展的背景：

那时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国王及其大臣们的民主统治下过着和平的生活，自由自信地在国内各处行动毫无障碍。那时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我们拥有土地、森林和河流；我们开采地下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土的一切资源。我们建立并执掌自己的政府，我们管理自己的军队，我们组织自己的贸易和商业。

长老们常讲述我们的祖先为保卫祖国而战，还讲述在那些英雄岁月里将军们和士兵们所表现出的英雄行为。祖鲁人中间的丁干和本巴塔，科萨人中间的欣查、马卡纳、恩德拉姆比，以及北方的塞库库尼等人，这些名字人们提起来是整个非洲民族的骄傲和光荣。

在教会学校，纳尔逊被带进另外一个世界。他大吃一惊，发现历史书籍只承认白人英雄，把黑人说成是野蛮人和偷牛贼，并且将科萨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战争称为“卡菲尔”战争。

许多年以后他的姐姐梅布尔回忆说，他只能穿他父亲不穿的衣服，把袖子和裤腿改短；他不在乎被人笑话，他非常爱学习。

在家里他也听到了历史课没讲的年代较近的事件：听到在1921年，总理史末资将军如何派一支军队，在邻近的东开普境内布尔赫克屠杀了163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是一个犹太人教派成员，在这之前他们拒绝迁出在那里宿营的“公用”

地。还听到不久后史末资的飞机如何在西南非洲托管地轰炸邦德尔斯瓦特族人民，因为他们拒绝交纳他们负担不起的一种狗税；被杀死的有 100 多人。“布尔赫克”和“邦德尔斯瓦特人”这些名称痛苦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就象它们曾留在广大的非洲人记忆中那样。

1930 年，亨利·曼德拉病重。他意识到自己快死了，派人请大酋长来并把儿子托付给他，对他说：“我把这个仆人罗利赫拉赫拉交给您，这是我唯一的儿子。从他和姐妹们和朋友们的言谈中我可以知晓他的志向是做有益于民族的事。我希望您按您的愿望来培养他；让他受教育，他会学习您的榜样的。”纳尔逊这时 12 岁，大卫·达林戴波成为他的监护人。父亲死后，他搬到大酋长的住地姆克凯兹韦尼。梅布尔回忆说：“大酋长给他买了衣服，我兄弟有了人样。”16 岁时，纳尔逊接受割礼。他和同龄的青年男子一道在山里过了几周。他们脸上敷着白粉，身上围着草裙，部落长老领着他们进行成年仪式，训练他们准备好过成年人生活和参加各种部落会议。这时纳尔逊正在克拉克伯里一家邻近的师范学校读书。

在假日，纳尔逊旁听大酋长开庭审判小酋长们提交的案件。虽然南非政府已经把许多酋长降到在白人官僚机构领薪金的官员地位，可是大酋长达林戴波还保留有某些权力，并受到人民的爱戴。对于纳尔逊，这是一种扣人心弦的经验：起诉后被告人辩护，盘问证人，最后大酋长与顾问大臣们商议后作出判决。这个青年人梦想着日后成为一名律师，没意识到他是在被培养担任酋长。

30 年代中期，在纳尔逊准备去希尔德敦一家卫理公会中学上学时，学生们心目中首要的事成为政治而不再是考试：影响着整个南非人民的一场危机对开普地区的非洲人打击特别严重。

1854年后，东开普地区（包括特兰斯凯和西斯凯）某些有财产的非洲人名列共同的选举人名册。这是传教士们自由化影响的结果；他们传播西方教育，于是大量非洲人都受到教育；许多人在多种族学校上学。曼德拉的曾祖父恩古本格库卡也曾捐地给一所教会中学。非洲人受到鼓励，相信通过教育他们可以获得公民权利。但1867年在英国统治的金伯利发现金刚石，而1886年在德兰士瓦的布尔共和国又发现了金矿；这个国家一下子进入工业革命。随着欧洲资本和移民的拥入，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简直没有止境。于是因殖民者的入侵而失去土地的非洲人发现，自己的处境是被迫租税去矿上做工。黑人的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为黑人保留的土地如特兰斯凯和西斯凯等，成了流动工人的贮藏所。为废奴运动所激怒的布尔人（荷兰人、胡格诺派教徒和德国人的后裔）曾在19世纪30年代集体大迁徙，以摆脱英国人在开普地区的统治。此时他们又感到英国人侵略的新威胁，于是1899年爆发了所谓的布尔战争。

曼德拉开始学习这场冲突的历史，这时他知道了内战留下来的后果是多么悲惨。他也知道，不管这两个白人集团彼此多么敌对，一旦他们面临“土著人问题”，面临“黑人威胁”，他们就联合起来，如1910年时那样。那时英国人对非洲人领袖以及教会人员和自由派人士的广泛抗议不屑一顾，把南非黑人交给少数白人进行统治。对此提出警告的不乏其人。最令人感动的或许是作家和女权运动者奥利弗·施赖纳的警告。他预测到南非前途的多难：在这个国家里，白人“被眼前利益蒙蔽了眼睛”；他们夺去非洲人的土地并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迫使他们流落到我国各城市的郊区土著人住地、矿工住区和贫民窟，成为廉价的劳动力。”^①

① 奥利弗·施赖纳，《更紧密地团结》，法菲尔德，1909年。

现在再看 1936 年。尽管在“全非洲人大会”领导下，非洲人的政治、社会、宗教和其他团体的联合反抗运动高涨，但是通往公民身份的大门最后被公然砰地一声关上了。开普敦的全白人议会以 169 票对 11 票通过将黑人选举人从共同名册上除名。于是居住在开普省的非洲人（整个南非仅有的有公民权的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他们被列入另外的名册，只能对 3 名“土著人代表”（全是白人）和参议院的 4 个席位（全是白人）投票。他们还可以拥有一个“土著人代表委员会”和各种城市委员会，但这些都纯属咨询的机构。

在开普省，后来还实行通行证法，就象在德兰士瓦、纳塔尔和奥兰治自由邦那样。1910 年以来制定了 36 项歧视有色人种的法律，这些法律都遭到所谓的非欧洲人居民的抗议。这些法律中最为人们痛恨的是通行证制度，它控制着非洲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非洲人必须有通行证才能找工作，才能旅行，才能在宵禁以后外出^①。查验时拿不出通行证就要被罚款或处以监禁。教士、律师、医生和其他非洲中产阶级的人只能部分豁免，因为他们必须携带证件证明他们的豁免权。对通行证制度愤怒憎恨的情绪，因警察行为的残暴更加火上添油。

赫尔佐格总理（一个阿非里卡人国民党员）在其旧日敌人史末资将军支持下，于 1936 年通过的各种“种族隔离”法案，被前高等法院院长詹姆斯·罗斯—英尼斯爵士称为有“道地的法西斯味道”。

非洲人的唯一安全来源——土地，也根据 1913 年“土著人土地法”被大量掠夺。这样，800 万非洲人能够得到的土地只占 12.7%，87% 的土地留给 200 万白人。

全国范围的骚乱唤醒了学生。纳尔逊·曼德拉处于萌芽状

① 这种通行证可由任何一个白人，乃至由一个儿童发给。

态的民族主义意识在黑尔堡大学进一步受到激发，当时他正在那里读文学士学位。黑尔堡大学位于开普省东部的阿莉斯村，创办于1916年，有值得骄傲的历史。这里培育出许多未来的领袖人物，不但有南非的还有东非的和中非的。

一位成为纳尔逊密友的同学叫做奥利弗·坦博。他年长1岁，也出生于特兰斯凯，但来自旁多兰地区的比扎纳，在滕布兰的东北方。奥利弗出身于小农家庭，在家乡就读于一个圣公会教会学校，后来在约翰内斯堡的圣彼得学校读书，成绩优秀。圣彼得学校是耶稣复活会办的中学，有“非洲伊顿公学”之称。1938年他以优异考试成绩被特兰斯凯地区总参议会授予奖学金到黑尔堡大学上学，此时他读理科学位。

奥利弗注意到，纳尔逊虽然对于侮辱或傲慢很敏感，会迅速作出反应，但他性情善良、平易近人。他们的友谊因纳尔逊突然离校而中断。当时纳尔逊是学生代表委员会成员，由于学校削减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他参加了抗议举行罢课，于是也在停学之列。

回到故乡姆克凯兹韦尼后，大酋长命令他接受黑尔堡大学的最后通牒，放弃罢课以便继续上学。要不是意外情况发生使他免于妥协，他大概会服从命令，那就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如他后来所说：“我的保护人感到是让我结婚的时候了。他非常爱我，对我精心照料就像我父亲一样。但是他没有民主作风，他认为娶亲的事不值得和我商量。他挑选一个丰腴端庄的女子，下了聘礼，并为婚礼进行了各项安排。”

纳尔逊决定逃走。他拒绝这种指定的婚姻意味着一种更深刻的拒绝，因为此时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培养成酋长，而他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做统治被压迫民族的事。22岁时，他动身去约翰内斯堡。

第三章 重振非洲人国民大会

1941—1951 年

1941 年，曼德拉——一个引人注目，有着自然威严风度、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成了成千上万拥向约翰内斯堡人群中的一员。两年前，南非在史末资将军领导下加入英国及其盟国一方，对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进行战争。战时工业对劳工有大量需求。

坐乡间公共汽车，然后又坐火车（在一节标有“非欧洲人”的车厢里），曼德拉一路北上，经过纳塔尔进入德兰士瓦的高地疏林草原，直到堆有黄砂的矿区渣坑所标志的金城埃戈利郊区。他突然被推进一个高楼林立的新世界，车辆往来快得令人目眩，各种肤色的人群熙熙攘攘奔走繁忙。城区和白人居住的宽阔市郊，到处是繁荣的景象。可是非洲人——“土著人”——却被限制在许多“郊区土著人乡镇”和城市的贫民区内。这些贫民区居民拥挤，卫生条件极差，没有电、没有柏油马路，也没有电话，可不断地受到警察的抄查，搜寻那些违反通行证法和违反禁酒法的人。骚乱纷起，家庭瓦解，罪案频增。对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非洲人来说，这些就是种族歧视下的严酷现实。曼德拉的政治教育开始了。

他从童年起所受的训练是过体面、有地位和受保护的的生活，而现在他被投进城市生存的熔炉。第一件事是找一个工作，而最好的希望在矿上。许多年后他很有趣地回忆这段往

事：他被录用在皇冠矿当一名警察，答应不久将提升他当办事员。他带着圆头棍和口哨，守在通往黑人矿工住区的大门旁。可没几天大酋长的一个代表跟踪而来，于是他再次逃跑。

他在亚历山大找了一间房。亚历山大是约翰内斯堡东北边缘一个杂乱的市镇。有个熟人建议他去见“一个叫沃尔特·西苏鲁的人”，说可以给他出好主意。西苏鲁比他年长几岁，也来自特兰斯凯，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他非常了解被列为“土著人”意味着什么：在矿上他曾经拿着尖锄、铁锹在地面下1英里处干活；他在一个白人家里当过“厨工”；他在一系列的工厂里工作过，同不公道的老板发生冲突。与此同时，通过函授他读完了初级证书课程。他和母亲住一起，她为白人家庭干洗活。曼德拉与他见面时，他正在城里开一家地产介绍所，经营尚能为黑人使用的享有自由保有权的土地。他立刻给这位年轻的新来者一个工作，每月2镑外加佣金。

曼德拉诉说他早年想学法律的志向，于是西苏鲁提供经济援助，使他能够通过函授课程取得文学士学位。西苏鲁还借给他一笔钱买一套漂亮的新衣服参加毕业典礼，后又把他介绍给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于是他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威特沃特兰德大学读法律，一面继续当学徒。

在这里，曼德拉第一次直接同“欧洲人”打交道——当时人们都这样称呼白人。在特兰斯凯，白人是地方长官、商人和教师；现在曼德拉为他们工作，和他们在一起。他一到办公室，那位资深的打字员就向他说明：“你看，纳尔逊，我们这里没有种族歧视。佣人送茶时，你就从盘上取你自己的茶。我们已为你和高尔买了两个新杯子。你们必须用它，告诉高尔一下。注意点，他影响不好。”

高尔·拉代贝也是这家事务所的一个办事员，小个子，比较高傲，政治上激进。曼德拉告诉他新杯子的事时，他的回答